



抢劫即将开始

作者／班继胤

远方出版社

抢
劫
即
将
开
始

班
继
胤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奇铁英

封面设计:洋洋

抢劫即将开始

作 者	班继胤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教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06-1/I·4
本册定价	22.5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班继胤，笔名斑斓，广西南宁人，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月饥日馑的“大跃进”年代。

中学毕业回乡务农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曾于解放前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父亲被“专政”，覆巢累卵之下，1978年高考虽考上录取线，却被拒于大学门外。但因作文几乎考满分而萌生写作之念。少年饱尝艰辛，当过猪倌、牛倌、“鸭司令”。然不以为憾，空寂的山野成了读罄父亲大量藏书的课堂；厄运连连和困苦的生活体验成了创作的不尽之源。赞赏托尔斯泰“苦难是一种财富”之论。陪伴着苦难，步子蹒跚地走向文坛。80年代末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迄今出版长篇小说一部，发表中篇小说多部，短篇小说、小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故事等作品400余篇，其中多篇获全国性征文奖。是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南宁市作家协会理事。现为县文联副主席、《昆仑关》杂志执行主编、南宁市首批签约作家。

目 录

两代鸳侣	(1)
春到高岭乡	(39)
找省城女人报仇	(84)
来自山旮旯的女婿	(119)
抢劫即将开始	(133)
苋菜煮猪杂	(156)
异乡奇遇	(162)
喋血荒冢	(175)
一、人容鬼不容	(175)
二、方母之死	(181)
三、线索	(187)
四、第一网	(193)
五、线索在哪里	(198)
六、一张特殊的遗嘱	(203)
七、墓地潜踪	(209)
八、神秘的通道	(215)

九、同室操 相煎急	(219)
十、“银河金界”之秘	(223)
十一、钱财如粪土	(230)
血染的准考证	(236)
难以进出的学校大门	(242)
特殊英雄	(248)
一、本地英雄	(249)
二、茉莉花中论英雄	(251)
三、神秘的千年古茶树	(255)
四、走马“金三角”	(259)
五、创业如品茶——先苦后甘	(264)
六、无硝烟的“鸦片战争”	(271)
七、以绿茶为武器的禁毒英雄	(274)

两代鸳侣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

早在5年前，奚家泊就是名闻遐迩的养鸡专业户了。因新闻记者的采访，他的先进事迹不胫而走，成了一方名人。

许多本地和外地的养鸡同行认定，奚家泊这个古稀老人之所以被褒为“技压群芳”的养鸡大户，那是他有意识让媒体炒作，以增加鸡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他们在对奚家泊这种不公平竞争怒火中烧的同时，抱着不服输和鄙视的心态纷纷“参观”他的养鸡场，有的人甚至想现场出难题让他当场出丑。然而，大家到了奚家泊的养鸡场亲眼目睹以后，一个个目瞪口呆，赞叹不已；他们的假参观，变成了真学习。最后还心悦诚服地公认他“有不同凡比的奇技怪招”；心甘情愿地尊称他为“鸡皇帝”。如此一来，奚家泊更是声名远播。

奚家泊并不满足现状，不愿空戴“鸡皇帝”这顶沉甸甸的冠冕，他要迅速扩大养鸡业，成为当之无愧的“鸡皇帝”。

中国加入 WTO 以后,鸡产品的竞争,早已由以前的数量型跨进了质量型,并进入“回归型”的快车道。

所谓“回归型”,意思说,以前老祖宗是将野鸡变成肉质鲜美,口感极佳的家鸡,但如今却发展到了其肉口感不佳的“饲料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养鸡业的倒退。既然是倒退,是不受市场欢迎的发展趋势,这种现状就得改变,就应该让家鸡回归山野,进行野外散养,而且要以原汁原味的五谷杂粮为饲料,不添加任何激素。这种鸡,拿当前最时髦的称谓冠之,即“绿色食品”,代表世界潮流。

奚家泊想把鸡场做强做大,必须选择远离人类污染源的山野。于是他想到了海南岛。两个月前,他曾经派女儿奚翠云去海南特区,一是调查肉鸡市场的行情,二是考察养鸡业的发展情况,三是在海口市或三亚市附近租两座山头,散养群鸡。

奚翠云不仅在海口市、三亚市,还在乡村小圩镇上逛了一圈,带回消息:

海南省养鸡业发展不算快,饲养技术不高,但鸡产品需求量却很大,不仅是宋庆龄家乡文昌县的文昌鸡销量好,而且各种鸡产品都大受顾客欢迎。

奚家泊得到了这一信息后,经过反复筹谋,制定了周详的计划,聘请了两名男青年做助手,投资 50000 元,办起了志在将产品销往海南岛的“天涯”养鸡场。

奚家泊无愧“鸡皇帝”称誉,仅仅用两个半月时间,就将两万只刚刚出壳的雏鸡,饲养成每只 1.5 公斤的成鸡。

为了将这头一批鸡销往海南岛,打开销路,取得经验,从而在该岛建设一个有规模有、上档次的大型养鸡场,他再次派自己的女

儿——天涯养鸡场场长奚翠云再次去海南岛。

二

这是8月中旬一个炎热的下午，万里晴空，骄阳似火，奚翠云人坐上了开往海口市的长途直达客车。

奚翠云刚刚上车，就有一种好心情，因为车顶的货运架上，竟然载着几笼鸡。这说明这趟车上不仅有同行，而且说明海南岛那边，大有肉鸡市场。

车外赤日炎炎，十分酷热，车内虽然开着空调，但还是闷热得如蒸笼一般。几十名乘客，就像几十只正蒸烤的面包。坐在靠窗座位的奚翠云干脆大开车窗。窗子刚刚被推开，稍带温热的疾风便“呼”的扑面而来，她满头的青丝立即像滚滚波浪，向旁边翻卷飘舞。

她解开乳白色柔姿衬衣的一枚胸扣，任由劲风掠扫白皙的脖子，掀动缀着花边的衣领，扫荡高高耸起的胸脯，她满身舒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到周身有难以言喻的惬意。

坐在奚翠云身边座位的，是一个30出头的青年男子，他不顾汽车的颤动颠簸，全神贯注地看着手上的一本书。奚翠云那被疾风扬起的发梢，不时有几缕拂扫他那英俊的脸庞……渐渐地，他本是专注的精力被搅乱了……

他的思想在开小差，那心灵的窗户——眼睛关也关不住，一再神差鬼使地借着看窗外的景物悄悄投向身侧奚翠云；手是捧着书，

却已是心不在焉。他不愿再装模作样捧着本书，干脆地把书轻轻合上，有点自嘲地笑笑，轻轻摇摇头，心里暗暗责备自己不安份，双眼神差鬼使地去读另外的一本“书”。

“同志，你看的是本什么书？可借我看看？”一向嗜书如命的奚翠云在后悔没随身带书报之类的读物，有几次想开口借书，直到他把书本合上，这才有了勇气和机会。

对方微吃一惊之后，不假思索地说：“可以的，小姐。”

“小姐”这个称谓，使很容易满足的她脸上漾起笑意，要不是陌生人，她真想报以“咯咯咯”的一串开心的笑声。但生人面前，她只能友善地望他一眼。“小姐”这个称谓，虽然已是通行无忌的日常称谓，但作为村姑的她，听了不仅舒服、亲昵，而且时髦。

她从他手上接过书，这是一本由香港新闻出版社翻印的《海南旅游》。她随便翻了翻，见有一页折起，她用纤巧的手指把折页摊开，读了被钢笔画着条条杠杠的一大段文字。这段文字，主要详细介绍海南省文昌县的文昌鸡。她心念一动，很自信地问：“请问先生，车顶货运架上的那些鸡，都是你的吧？”

他先是愣了一愣，继而迷惑不解地望她一眼，认真地摇了摇头。

“那你……”她下意识地指了指介绍有文昌鸡，划着条条杠杠的那段文字。

他恍然大悟，冲她笑了笑：“小姐，你真聪明……不过，也有点神经过敏，你猜错了。哦，不不，也算是猜对了一半，因为在大学念书时，我最感兴趣的，并且潜心研究的是生物学。大概是对生物太偏爱的缘故吧，大学毕业以后，我自己办起了养鸡厂……”

“你……养鸡厂？！”

奚翠云的脸上,立即浮现出异常兴奋的神采,一激动,倏地把身体靠过去,腿和屁股一下子挤碰到对方相同的部位上。“哎呀!”她心里暗暗叫了一声,她感到自己失态失礼,尽管仅是无意识的碰了一下,但足够她脸红一阵子,她急忙把屁股挪回原位。

他看见她那副羞惭的窘态,立即看出这是个涉世未深,天真无邪而又循规蹈矩的姑娘,真是纯洁得太多可爱了。他很自信地点了点头,莞尔一笑,说:“小姐,凭我的直觉,我猜得出,你既然不是车顶上那些鸡们的主人,那你一定也和我一样,是办养鸡厂的吧?”

“你真聪明,算你猜对了。”她稍一犹豫,拉开精美的挎包,两支纤细的手指夹出一张介绍信,兴趣勃勃地说,“先生,你看,这是我们县乡镇企业局给我写的介绍信。凭这介绍信,我可以参观访问海南岛的许多养鸡场呢!”说着,把介绍信递过去。

他接过介绍信睨一眼,点了点头,欲交还她,却又若有所思的把手抽回,再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才交还她。他也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和一张名片递给她。

奚翠云看过他的身份证和名片,忍不住审视地盯他一眼,才将身份证交还他。她想,难怪乍一见面,就觉得他这个人,言行举止有点与众不同,原来他来自台湾,是个台湾同胞,台湾老板呀!那身份证上,那名片上写得明白:……何新元,台北市台山养鸡厂老板。

“何老板,认识你真高兴……”奚翠云毫不掩饰地说。

“谢谢奚小姐,对此,我也深有同感。”何新元向她真诚地点了点头。

“何老板,我们是同行……当然,我们养鸡场的规模、设备等方面,比你们的养鸡厂,可能差远喽!正因为如此,我有很多问题,尤

其是信息方面的情况，想向你请教。”

“彼此彼此。”何新元谦恭地说：“奚小姐，说请教二字，我愧不敢当。我们是同行，各自有独特的实践经验，互相交流，互通信息，取长补短，十分必要。不过……”

何新元欲言又止，稍顷，才下了决心似的皱皱眉，恳切地说，“小姐，我想请你帮一个忙，帮大忙。”

“帮忙？帮……帮大忙？哈哈，你呀，开什么玩笑哟，我能帮上什么忙？”她说着，眨动着一双灼灼有神的大眼，好奇而认真地听着。

“我此次回大陆，不仅仅是要在海南岛开办大型养鸡厂，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寻找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是我母亲的丈夫……尽管我母亲到了台湾 20 年以后才结婚生育我，我与那个人毫无血缘联系，但是我还是想千方百计找到他。因为寻找他，是我母亲半个世纪的愿望。”

何新元说到此，摇了摇头，面有难色地说：“我几经周折，去了他民国 37 年初居住的地方苦苦寻找、查访，结果，我什么也没找到。唉，世事沧桑，人走境迁，他早已杳如黄鹤……”

“原来是这样，岁月悠悠，人海茫茫，中国这么大，你这一找，真如海底捞针，太难了。不过，要是有线索，就好办多了。线索么，就像一根藤蔓，顺着它，就像顺藤摸瓜，肯定能摸到瓜。另外，你可以请当地政府部门帮忙嘛。”她顿了一下，瞥他一眼，说：“你不用害怕当地政府部门，他们会热情帮忙的。”

何新元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当地的政府部门很热情，他们是全力帮助了，只怪我没能提供什么具体线索。当地热心的老人告诉我，陈日光的妻子，也就是我的生身母亲，当年被败退欲去台

湾的国军一个团长抢走后，陈日光到处寻访他的下落。后来他卖掉了房屋和田产，就去向不明了。有人说，他在江城县大岭镇入赘……奚小姐，我看了你的介绍信，知道你正好就是江城县大岭镇人，所以我想拜托你，在你方便的时候，帮助我寻找陈日光这个人。至于报酬，那是少不了的。”

奚翠云表示尽力帮助，但拒绝要报酬。她请何新元给她写下通信联系地址。

何新元说：“我的名片上全有了。”

奚翠云自嘲地一笑，望了望手上的名片，说：“你这张名片太小了，我的名片，比这要大上一百倍呢！”

奚翠云一面说，一面拉开小挎包，拿出一张报纸递给他。

他接过报纸，不解地望她，忽然有所悟，急急低头看报纸。当他看见报纸第二版上一篇题为《鸡皇帝》的报告文学时，恍然大悟。这篇报告文学，很具体地介绍了奚家泊父女及他们发展养鸡的情况。

何新元被这篇文稿吸引了，他认真细读，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

漫长的旅途上，奚翠云与何新元就像在异国他乡阔别的老友，感到有说不完的话语。他们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畅谈，还争相介绍自己身处的大陆或台湾的情况。但他们谈得更多、更具体的，却是养鸡方面的内容。此时，奚翠云深深地体会了“同行”这个词的份量。什么是同行？不就是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语言吗？

距海南岛越来越近了，他们也越谈越投机，越谈越亲近了，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最后，彼此的话题由远及近，扯到了自己身

上,他们既谈论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的看法,又谈论个人的理想和抱负。他们惊异地发现,彼此对养鸡事业的想法,包括近景、远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何新元清楚,对于宏大的养鸡计划,自己拥有的雄厚资金固然重要,但高超的养鸡技术更重要,那才是成败的关键。他从《鸡皇帝》这篇报告文学中知道,在养鸡技术方面,奚翠云和她的父亲远远地胜过他何新元。他真不敢相信,奚翠云和她的养鸡场饲养的50000只鸡,从刚出蛋壳到目前将成为商品的成鸡,竟然百分之九十九点八成活,况且她的养鸡场设备简陋,几乎全部人工操作。更使人佩服的是,50000只鸡是在山野里散养!控制和防治疾病全靠土办法,不需花一分钱!一只重1.5公斤的肉鸡,饲养期65天!全部以五谷杂粮自己配制饲料,不含任何激素,完全达到绿色食品的要求。这样的条件能出这样的成果,这无论在台湾在国外,简直是天方夜谭。何新元想,如果他在海南岛办养鸡厂,那么,奚翠云势必是他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和这样在技术和成本上占绝对优势的竞争者竞争,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而胜利的把握又有几分呢?他突发奇想,如果能将她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我所用,凭自己雄厚的资金与她超凡入圣的技术,进行资金技术大联合,何愁养鸡厂不兴旺发达,何愁鸡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不占有一席之地?

这时,奚翠云心里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她坦诚地说:“何老板,将来,倘若你我两家养鸡场在海口市并存,我们彼此可能在竞争中发生矛盾……”

何新元并不回避问题,说:“奚小姐,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过,我无意和你们竞争,作为竞争对手,你们太强大了。”他故作宽宏大度地笑了笑,“哈哈,只要你们的鸡厂办得好,兴旺发达,

我可以退出海南岛这块地盘嘛。不过，这是万不得已的做法。奚小姐，我有个建议，如果我们联合办厂，资金技术大联合，鸡场的规模一定办得更大更好。不但可以解决资金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技术问题，产品 and 市场问题。”

“噢，何老板，你想得太好了，你也说出了我此刻的想法，真是……”

何新元接过话茬，高兴地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是吧？”

“对，正是英雄所见略同！好吧，你既然这样说，就看你是不是真要这样做了。何老板，如果我们真能搞大联合，我此行想要在海南推销的五万只鸡——其中一半是项鸡，就不打算再卖出去了，留作今后大发展的种鸡吧？”

“你们要把它们卖掉，是筹集去海南岛办养鸡场的资金吧？”

“哈哈，这可是商业机密，不过……现在对你，可以解密。你说得对，要不是缺乏资金，才不忍痛割爱卖掉呢！要知道，那都是我们自己精心繁殖的良种鸡啊！要不了多久，很大一部分就要生蛋了……何老板，你真的有诚意和我们搞联合？”

“我当然有诚意，但是联合的事也不能操之过急。我想去你们养鸡场考察考察，你不拒绝吧？”

“老板去我们养鸡场检查指导，我请都请不来，哪有拒绝之理呀？”

第二天上午九时，何新元与奚翠云搭乘的海安至海口的琼海02号客轮，沐浴灿烂的朝阳，在海口市泊岸了。

将要分手时，他俩约定黄昏时分在靠近海滨公园的海边沙滩散步。

奚翠云决定就近在钟楼对面的旅馆住下，何新元即坐出租车

去华侨宾馆。他说，他妈妈前天刚从台湾取道香港来海口市。

何新元与奚翠云分手后，各自都感到若有所失，内心突然有种说不出的空落感。

三

日暮西天，霞光万道，海口市的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十分热闹。那高大林立的建筑群，被霞光镀上一层灿烂的橙色。潮湿凉爽的海风自大海深处刮来，刮向街道两旁挺拔的椰子树，它那粗长、坚韧、状如梳子的叶子不停地晃动。有时疾风骤至，叶梢突然朝天猛甩，抖出哗啦啦啦掌声似的脆响。这风中美丽多姿的椰树，仿佛一个个盛妆的少女在翩翩起舞。

大海，浩瀚的大海和渺茫的长空在远处紧紧吻合，其中点缀片片帆影，从水天一际的远方飘来的云霞，纷纷聚集在这美丽的海滩上空，不肯移动半步，而海面上无数的鸥鸟，掀动着强劲的翅膀在自由地翱翔。由于落日的回光返照，海水被辐射得金光灿烂。一垅一垅的海潮很有节奏地向沙滩漫来，退下去，再漫上来，永无休止，永无倦意。

沙滩上，疯长着浓密的马尾松，间或夹杂着一些椰树，在马尾松和椰树下面，覆盖着一丛丛青葱浓绿的野草。乔树、灌木丛及野草亿万年来蓬蓬勃勃地争霸这块常因飓风而变型的地盘，却没能完全覆盖住那疏松纯净的黄沙。沙滩，终归还是沙滩。

无论哪一个从大陆来的游人，当他踏上海南岛每一片草木葳

蕤，一抹翠黛的沙滩，都会由衷地惊叹和赞叹这大自然鬼斧神工随意创造的沙滩，足以和公园内屡经人工刻意修饰，精心修剪加工的景物媲美。因为它有一种大自然原汁原味之美。这里的沙滩，是游人避暑乘凉、欣赏大海风光的逍遥处，也是热恋的情侣谈情说爱，互诉衷曲的最佳场所；另一方面，又是犯罪分子经常出没作案之地。

当何新元和奚翠云并肩向这片沙滩漫步时，已是黄昏时分。一对一对打扮入时的恋人正徐徐退走，热闹沙滩渐渐安静下来，只偶尔有几声小鸟归巢的啁啾声。

何新元叫奚翠云在一株高大的马尾松下等他，他有些尴尬地说，要去林深处方便。

奚翠云俏皮地说：“刚刚欣赏这骚人的自然风光，就想给它们施肥，这算是知恩图报。”说着，用咯咯咯的笑声送走了何新元。

奚翠云坐在青枝绿叶遮掩下的草丛中，顺势躺倒在草地上，舒展四肢，躺成个“大”字。

睡在大自然这硕大无朋的“床”上，她感到浑身舒坦，有种说不出的惬意。在这树密、荫浓、花香，海浪欢歌的环境中，旅途的疲劳顿时跑得无影无踪。她忽然想，旅途邂逅的何新元，本是萍水相逢，是陌路人，为什么都心无疑意，相邀到这异乡野滩……她猛然觉得自己是身不由己，那么他呢，他也有此同感？她感觉，她很愿意跟他在一起。不是嘛，他一刻不在身边，她好像觉得孤独难挨，茫然若失……

奚翠云想及此，感觉有些脸红耳热，她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心中产生这种奇怪的想法，波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一个青春少女，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性面前，一阵又一阵地脸红耳热，一